

增評全圖足本石頭記

陆

曹雪芹

高鹗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增評全圖足本石頭記

常州大學圖書館
藏書章
卷十

第七十三回

癡了頭誤拾繡春裳

懦小姐不問釐金鳳

話說那趙姨娘和賈政說話。忽聽外面一聲響。不知何物。忙問時。原來是外間窗廐不曾扣好。滑了。屈戍掉下來。一切暗通隔。趙姨娘罵了。頭幾句。自己帶領了臻上好。方進來打發賈政安歇。不在話下。却說怡紅院中寶玉。方纔睡下了。媒門正欲各散安歇。忽聽有人來敲院門。老婆子開了。見是趙姨娘房內的丫頭。名喚小鵲的。鵲屬朱雀為喜鳥。陽也。此正陰極陽生之會。乃太問他什麼事。小鵲不答。直往房內來找寶玉。只見寶玉纔睡下。晴雯等猶在床邊坐着。大家頑笑。見他來了。都問什麼事。這時又跑來做什麼。小鵲笑向寶玉道。我來告訴你一個信兒。正見方纔我們奶奶咕咕唧唧在老爺前。不知說了什麼。我且聽見寶玉二字。我來告訴你。仔細明兒老爺向你說話。着實留神。是留神于天倫之際。包括全旨。說着回身去了。襲人命入留他吃茶。因怕闖門。遂一直去了。這裏寶玉知道趙姨娘心術不正。合自己仇人是的。又不知他說些什麼。聽了。便如孫大聖。聽見了緊箍咒一般。金釵紫以刺玉之。登時四肢五內。一時皆不自在起來。想來想去。別無他法。且理熟了書。預備明兒盤考。只要書不舛錯。便有事。也可搪塞。一面想罷。忙披衣起來。要讀書。心中又自後悔。以訓心。這些日子。只說不提了。偏又丟生。早知該天天好。溫習的好。如今打算打算。肚子裏現可背誦的。不過只有學庸二論。是背得出來。持提學庸二論。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夾生的。若憑空提一句。斷不能背的。至下孟就有大半生的。孟子上篇。我有些疑議。此處隱演之。而算起五經來。因近來做詩。常把五經集些。六經自在人心。預有思。雖不甚熟。遂可塞責。別的雖不記得。素日賈政幸未叫讀的。縱不知也。遂不妨至於古文這道。那幾年所讀過的。幾篇左傳國策公羊穀梁漢唐等文。這幾年未曾讀得。不過一時之興。隨着隨忘。未曾下過苦功。如何記得。這是更難塞責了。心之用書之。更有時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惡此道。原非聖賢之制。擬馬能開發聖賢之奧。見為人心所本無。不。一定重斥時文。不過是後人餌名釣祿之階。雖賈政當日起身。選了百十篇。命他讀的。不過是後人的時文。偶見其中一二股內。或責的之中。有做得精緻。或流蕩。或滑稽。或悲感。稍能動情者。偶爾一讀。不過供一時之興趣。都是畢竟何曾成篇。潛心玩索。如今若溫習這個。又恐明日盤究。那個。若溫習那個。又恐盤駁。這一个一夜之功。亦不能全然溫習。因此越添了焦躁。自己讀書。不知緊要。却累着一房了。媒們都不能睡。睡一讀書。睡者皆。燭斟茶。那些小的都困倦起來。前仰後合。晴雯罵道。什麼蹄子。一个个黑夜白日。挺屍挺不殼。偶然一次睡遲了些。就裝出這個腔調兒來了。再這樣。我拿針戳你們兩下子。話猶未了。只聽外間咕咚一聲。急忙看時。原來是一个小了。頭坐着打盹。一頭撞到壁上。了。從夢中驚醒。那正是晴雯說這話之時。他怔怔的。當是晴雯打了他一下。遂哭着央說道。好姐姐。我再不敢了。眾人都發起笑來。

情事絕倒。寶玉忙勸道：「饒他罷，原該叫他們睡去，你們也該替換着睡。」襲人道：「小祖宗，你只顧你的罷，統共這一夜的工夫，你把心暫且用在這幾本書上。」此字書字必提等過了一關由你再張羅別的，也不算誤了什麼。寶玉聽他說的懇切，只得又讀幾句。麝月斟了一杯茶來潤舌。用此字書字必提等過了一關寶玉接來吃了。因此麝月只穿着短襖，解了裙子。寶玉道：「夜淨了冷，到底穿一件大衣裳纔是。」麝月笑指看書道：「你暫且把我們忘了，且把心對着他些罷。」麝月又一襲人正壞心壞書所謂鬼不藏眾人聽說忙問在那里即喝起人來各處找尋晴雯因見寶玉讀書苦進來口內喊說不好了一个人從牆上跳下來了鬼不藏眾人聽說忙問在那里即喝起人來各處找尋晴雯因見寶玉讀書苦憐勞費一夜神思明日也未必妥當心上正要替寶玉想出一个主意來好脫此難害即蒙自害而寶玉因而脫難也忽然這着這一驚便生計向寶玉道趁這個機會快收病只說嚇着了正中寶玉心懷因而叫起上夜人等來打着燈籠各處搜尋并無踪跡都說小姑娘們想是睡花了眼出去風搖的樹枝兒錯認了人驚是樹梢為樹枝是為自賊晴雯便道別放屁你們查得不嚴怕耽不是還拿這話來支吾剛纔並不是一個人見得寶玉和我們出去有事大家親見的如今寶玉嚇得顏色都變了滿身發熱我如今還要上房裏取安魂丸藥去太太問起來是要回明白的難道依你說就罷了不成眾人聽了嚇得不敢則聲只得又各處去找晴雯和秋紋二人果出去要藥故意鬧得眾人皆知寶玉着了驚嚇病了王夫人聽了忙命人來看視給藥又分付各上夜人仔細搜查又一面叫查二門外隣園牆上夜的小廝們於是園內燈籠火把直開一夜至五更天就傳管家的細看查訪寶母聞知寶玉被嚇細問原由不敢再隱只得回明寶母道我不料倒有此事如今各處上夜人都不小心還是小事只怕他們就是賊也未可知一語眼光四射同當下邢夫人並尤氏等都過來請安鳳姐李歡及姊妹等皆陪侍聽寶母如此說都默然無所答獨探春出位笑道近因鳳姐姐身子不好幾日園裏的人比先放肆許多與科除弊到此廢然故必用他一頭地先前不過是大家偷着一時半刻或夜裏坐更時三四个人聚在一處或擲骰或翻牌小小的頑意不過為熱鬧起見邇來漸次放誕竟開了賭局甚有頑家局主或二十吊五十吊大輸贏半月前竟有爭鬧相打之事寶母聽了忙說你既知道為何不早回我們來賈母之精節一齊都到矣探春道我因想着太太事多且連日不自在所以沒回只告訴大嫂子和管事的人們戒飭過幾次近日好些仍其與興實母道你姑娘娘家如何知道這裏頭的利害你以為賭錢常事不過怕起爭論殊不知夜間既要錢就保不住不吃酒既吃酒就未免鬥戶任意開鎮或買東西其中夜靜人稀趁便藏賊引盜何等事做不出來況且園內你姊妹們起居所伴者皆係了頭媳婦們賢愚混雜賊盜事小倘有別事畧沾帶些關係非小這事豈可輕恕原是明白何前此夢夢乃爾點醒多少主人探春聽說便默然歸坐鳳姐雖未大愈精神未嘗稍減今見寶母如此說使忙道偏生我又病了遂回頭命人速傳林之孝家的等總理家事等四个媳婦到來當着寶母申飭了一頓寶母命即查了頭家賭家來有人

出首者實。隱情不告者罰。林之家孝的等。見賈母動怒。誰敢徇私。忙去園內傳齊。又一一盤查。雖然大家賴一回。終不免水落石出。查得大頭家三人。小頭家六人。聚賭者統共二十多人。都帶來見賈母。跪在院內。磕頭求饒。賈母先問大頭家名姓。利錢之多少。原來這大頭家。一个是林之孝家的兩姨親家。一个是園內廚房內柳家媳婦之妹。書以爲主。柳氏皆實。類故爲大頭家者。一个是迎春之乳母。這是三個爲首的。餘者不能多記。迎以爲元。亦爲黨。故大頭家在此。其數必以三。所謂山子野。賈母便命將骰子紙牌一並燒燬。所有的錢入官。分散與眾人。將爲首者每人打四十大板。擡出去。總不許再入。從者每人打二十板。革去三月月錢。撥入園廁行內。又將林之孝家的申飭了一番。林之孝家的見他的親戚。又與他打嘴。自己也覺沒趣。迎春在坐也。覺沒意思。黛玉寶釵探春等。大頭也是三見迎春的乳母如此。也是物傷其類的意思。遂都起身。笑向賈母討情道。這個奶奶素日原不頑的。不知怎麼也偶然高興。求看二姐姐面上。饒過這次罷。賈母道。你們不知道。大約這些奶子們。一个个仗着个奶哥兒姐兒。原比別人有些體面。他們便生事。比別人更可惡。專管調唆主子。護短偏向。我都是經過的。況且要拿一个作法。迎爲那故所出。恰好果然就遇見了一个。你們別管。我自自有道理。寶釵等聽說只得罷了。此則獨以寶釵冠首。觀前大園中。瑣事有平風所不知。而伊獨知者。且送燕窩已而一時賈母歇晌。大家散出。都知賈母生氣。生氣二字特重。昏暗中特見光。義皆不敢回家。只得在此暫候。尤氏到鳳姐兒處來問話。一回因他也不自在。只得園內去閑談。邢夫人在王夫人處坐了一回。也要到園內走走。剛至園門前。只見賈母房內的小丫頭子名喚傻大姐的。笑嘻嘻走來。手內拿着个花紅柳綠的東西。低頭瞞着。只管走。花紅是紅。柳綠是綠。是實所謂。兼不防迎頭撞見。邢夫人抬頭看見。方纔站住。邢夫人說。這傻丫頭。又得个什麼愛已物兒。這樣歡喜。拿來我瞧瞧。原來這傻大姐。年方十四五歲。年十四五歲。一畫也。錢全易。是新挑上來的。與賈母這邊專做粗活。因他生得體面。面潤。兩隻大脚。做粗活。爽利簡捷。且心性愚頑。一無知識。出言可以發笑。是惡。賈母歡喜。便起名为。傻大姐。若有錯失。也不苛責他。無事時。便入園內來頑耍。正往山石背後掏捉蟻去。山石必是賈玉也。拘促。忽見一个五彩繡香囊。上面繡的並非花鳥等物。一面却是兩個人。赤條條的相抱。一面是這個字。這了頭原不認得是春意兒。心下打諢。敢是两个妖精打架。不就是兩口子打架呢。左右猜解不來。言與劉老老玩。黃楊木套杯。參觀都是。解者少。正要拿去與賈母看呢。賈母終于不見。所以笑嘻嘻走回。忽見邢夫人如此說。便笑道。太太真个說的巧。真是个愛已物兒。巧愛字。奴想並到。太太瞞一瞞。說着便送過去。邢夫人接來一看。嚇得連忙吃驚。攔住。忙問你是那裏得的。傻大姐道。我掏促蟻兒。正是從蟻窠中。在山子石後頭揀的。邢夫人道。快別告訴人。這不是好東西。連你也要打死呢。因你素日是个傻丫頭。已後再別提了。這傻大姐聽了。及嚇得黃了臉。說再不敢了。磕了頭。呆呆而去。邢夫人回頭看時。都是些女孩兒。不便遞與他們。自己便攔在袖裏。

卷十

第七十三回

四

歸在那手言下。有聲有嘆有罵有快。心內十分罕異。揣摩此物從何而來。且不形於聲色。且到迎春房裏。徑接此處。迎春正因他乳母獲罪。心中不自在。忽報母親來了。即接入奉茶畢。邢夫人因說道：「你這麼大了。你那奶媽子行此事。你也不說說他。如今別人都好好的。偏憐們的人。做出這事來。什麼意思。」迎春低頭弄衣帶。半晌答道：「我說他兩次他不聽。也叫我無法兒。況且他是媽媽。只有他說我的。沒有我說他的。」入下半回即描寫字起便已連神攝影。邢夫人道。胡說。你不好。他原該說。如今他犯了法。你就該拿出姑娘身分來。他敢不依。你就回我去。纔是如今直等外人共知。可是什麼意思。再者故頭兒。還只怕巧語花言的。和你借貸些簪珠衣服。作個本錢。你這心活面軟。未必不周濟他些。若被他騙了去。我是一個錢沒有的。看你明日怎麼過節。必歸到此便是。邢夫人見他這般因冷笑道：「你是大老爺跟前的人。養的則正為迎春脫本不屬邢氏。則非自作所以為薄命也。這裏探了頭。是二老爺跟前人養的。出身一樣。你娘比趙姨娘強十分。你也該比探了頭強幾是。怎麼你反不及他一半。倒是我無兒女的一生乾淨。雖那無後則。也不能惹人笑話。忽有人回。連二奶奶來了。邢夫人聽了。冷笑兩聲。命人出去說：「請他自己養病。我這裏不用他伺候。」再我回姑娘那一個攢珠疊絲金鳳。竟頭來。報說太太醒了。邢夫人方起身往前邊來。迎春送至院外。方回。繡橋因說道：「如何。前兒我回姑娘那一個攢珠疊絲金鳳。竟不知那裏去了。」金為寶。銀鳳則鳳。姐則姊妹。乃金玉也。疊金鳳而。回了姑娘。竟不問一聲兒。我說必是奶奶拿去。當了銀子。故頭兒的姑娘不信。只說司棋收着。叫問司棋。司棋雖病。心裏却明白。說沒有收起來。還在書架上匣內放着。預備八月十五要帶呢。姑娘該叫人去問。奶奶一般迎春道：「何用問去。自然是他拿了去。抽了肩兒了。我只說他悄悄的拿了出去。不過一時半晌。仍舊悄悄的放在裏頭。」如金鳳自回。其誰知他就忘了。今日偏又鬧出來。問他也無益。繡橋道：「何曾忘記。他是試准了姑娘性格。所以變這樣。如今我有个主意。走到二奶奶房裏。將此事回了他。我着人要他或有事。拿幾吊錢來。替他贖了如何。」迎春忙道：「罷罷罷。省事些好。寧可沒有了。又何必生事。」繡橋道：「姑娘怎樣軟弱。都要省起事來。將來連姑娘還騙了去。我竟去的是。說着便走。迎春便不言語。只好由他。誰知迎春乳母之媳。玉桂兒媳婦。為他婆婆得罪。來求迎春去討情。他們正說金鳳一事。且不去。也因素日迎春懦弱。他們都不放在心上。」迎春在書房三春正義而所出無姓其乳。如今見繡橋立意去回鳳姐。又看這事脫不過去。只得進來陪笑。先向繡橋說：「姑娘你別去生事。姑娘的金絲鳳原是我們奶奶老胡塗了。輸了幾個錢。沒的撈稍。所以借去。不想今日弄出事來。雖然這樣。到底主子的東西。我們不敢遲悞。終久是要贖的。如今還要求姑娘看看從小兒吃奶的情分。往老太太那邊去。討一個情。救出他來纔好。」迎春便說道：「好嫂子。你趁早打了這妄想。要等我來說情。等到明年。也是不中用的。方纔連寶姐姐姊妹姊妹大夥兒說情。老太太還是不依。何況是我一個人。我自己臊。還臊不過來。遂去討臊去。繡橋便說：「贖金鳳是一件事。說情是一件事。」

別要絞在一處。難道姑娘不去說情，你就不贖了不成？嫂子且取了金鳳來再說。說得黑白分明，特出橋中之玉桂兒家的聽見迎春如此拒絕他，繡橋的話又鋒利無可回答，一時臉上過不去，也明欺迎春素日好性，乃向繡橋發話道：「姑娘，你別太張勢了。你滿家子算一算，誰的媽媽奶奶不仗着主子哥兒姐兒，多得些意，偏偈們下是下？卽是卯的，雖是常言，只許你們偷偷摸摸的哄騙了去。自從那姑娘來了，太太分付一個月，儉省出一兩銀子來，與舅太太去，這裏餽添了邢姑娘的使費，反少了一兩銀子，常時少了這個，短了那個，那不是我們供給，誰又要去？不過大家將就些罷了。算到今日，少說也有三十兩銀子，必曰三十兩，以三十兩而兩之，為俵，我個這一向的錢，豈不白填了眼呢？」繡橋不待說完，便叫了一口道：「做什麼？你白填了三十兩，我且和你算算帳，姑娘要了些什麼東西？」迎春聽了，這媳婦發邪，夫人之私意，忙止道：「罷罷罷，不能拿了金鳳來，你不必拉三扯四亂嚷。」正是金鳳作用，我也不不要那鳳了。便是太太問時，我只說丟了。也姑得不着你什麼。你出去歇息歇息，到好一面叫繡橋倒茶來。」繡橋又氣又急，因說：「姑娘道，雖不怕我們是做什麼的，把姑娘東西丟了，他倒賴說，姑娘使了他們的錢，這如今竟要准折起來。倘或太太問姑娘，為什麼使了這些錢？敢是我們就中取勢，這還了得？」以迎春之端而有剛如繡橋，烈如司棋之一行，說一行就哭了。司棋聽不過，只得勉強過來，帮着繡橋問着那媳婦，迎春勸止不住，自拿了一本太上感應篇去看。迎春傳以演之，而大壯之觀，易象寓焉。巧寶釵黛玉寶琴探春等，既出太上感應篇，自應因恐迎春今日不自在，都約着來安慰他們，走至院中，聽見幾個人講話，探春從紗窗內一看，只見迎春倚在牀上看書，若有不聞之狀，探春也笑了。小了頃們忙打起簾子，報道：「姑娘們來了。」迎春放下書起身，那媳婦見有人來，且又有探春在內，不勸自止了，遂趁便就走。探春坐下，便問：「剛纔誰在這裏說話？倒像拌嘴似的。」開言便妙，迎春笑道：「沒有甚麼。左不過他們小題大做罷了。何必問他？」此是以反話說此書，書演大上而以兒女私情，不得也。探春笑道：「我纔聽見什麼？」金鳳又是什麼沒有錢？只合我們奴才要錢？誰和奴才要錢？難道姐姐和奴才要錢不成？金鳳是情，又卽是司棋繡橋道：「姑娘說得是了。姑娘何曾和他要什麼了？」探春笑道：「姐姐既沒有和他要，必定是我們和他們要了不成？」你叫他進來，我倒要問問他。」迎春笑道：「這話又可笑。你們又無沾碍，何必如此？探春道：「這到不然。我和姐姐一樣，姐姐的事和我一般。他說姐姐，卽是說我。我那邊有人，恐我姐姐聽見，也是合怨姐姐一樣。」語尤深刻，金正希項水，偈們是主子，自然不理論那錢財小事。只知想起什麼要什麼，也是有的事。但不知金絲疊鳳，因何又夾在裏頭？」那玉桂兒媳婦，生恐繡橋等告出他來，遂忙進來，用話掩飾，探春深知其意，因笑道：「你們所以糊塗，如今你奶奶已得了不是，趁此求二奶奶，把方纔的錢，未曾散人的，拿出些來贖取就完了。比不得沒鬧出來，大家都藏着留臉面。」健而悅決而和，自如一解，如聞如見。如今既是沒了臉，趁此時總有十个罪，也只一人受罰，沒有砍兩題頭的理。」一噴你依我說，竟是和二奶奶趁

便說去。在這裏大聲小氣。如何使得。這媳婦被探春說出真病。也無可賴了。只不敢往鳳姐處出首。探春笑道。我不聽見便罷。既聽見。少不得替你們分解分解。誰知探春早使了眼色與侍書。侍書字圖光侍書出去了。這裏正說話。忽見平兒進來。寶琴拍手笑道。三姐姐敢是有驅神召將的符術。黛玉笑道。這倒不是道家元術。倒是用兵最精的。所謂守如處女。出如脫兔。出其不備的妙策。各人口角玲瓏剔透。而是書不入妙法。為劉亂反正之兵法。直。揭底處矣。處女脫兔云云。乃寶琴說。亦即說究竟。二人取笑。寶釵便使眼色與二人。遂以別話岔開。探春見平兒來了。遂問你奶奶可好。些了。真是病糊塗了。事事都不在心上。叫我們受這樣委屈。平兒忙道。誰敢給姑娘受氣。姑娘吩咐我。那玉桂兒媳婦。方慌了手脚。遂上來趕着平兒。叫姑娘坐下。讓我說原故。姑娘請聽。平兒正色道。姑娘這裏說話。也有你混又口的理。你但凡知禮。只該在外頭伺候。也有外頭的媳婦們。無故到姑娘房裏來的。繭繭道。你不知我們這裏。是沒禮的。誰愛來就來。平兒道。都是你們不是。姑娘好性兒。你們就該打出去。然後再回太太。纔是。桂兒媳婦。見平兒出了言。紅了臉。方退出去。探春接着道。我且告訴你。若是別人得罪了我。倒還罷了。如今這桂兒媳婦。和他婆婆仗着是媽媽。又瞅着二姐姐好性兒。私自拿了首飾去賭錢。而且遂捏造假帳。逼着去討情。和這兩個了頭。在卧房裡大嚷小叫。二姐姐竟不能轄治。所以我看不過。纔請你來問一聲。還是他本是天外的人。不知道理。還是有誰主使他如此。尤為先把二姐姐制伏了。然後就要治我。和四姑娘了。三春並及一黛受之。其言如萬弩齊發。平兒忙忙道。姑娘怎麼今日說出這話來。我們奶奶如何當得起。探春冷笑道。俗語說得。物傷其類。鴛鴦唇亡。我自然有些驚心。眼光四射。數語。平兒問迎春道。若論此事。極好處的。但他是姑娘的媽媽。姑娘怎麼樣為是。當下迎春只合寶釵有感應篇故事。感應篇故事。有千百轉身。正當看究竟。連探春之話。亦不曾聞得。忽見平兒如此說。仍笑道。明我我也沒什麼法子。他們的不是自作自受。我也不能討情。我也不去加責就是了。是。真至於私自拿去東西。送來我收下。不送來我也不要了。太太們要來問我。可以隱瞞遮飾的過去。是他的造化。若瞞不住。我也沒法兒。沒有個為他們反欺誑太太們的理。少不得直說。你們若說我好性兒。沒個決斷。有好主意。可以八面週全。不叫太太們生氣。任憑你們處治。我也不管。眾人聽了。都好笑起來。黛玉笑道。真是虎狼屯於階陛。尚談因果。借黛玉語。再明此書不落空。而其山狼亦到。虎狼手即中。虎狼亦到。若使二姐姐是個男人。一家上下這些人。又如何裁制他們。迎春笑道。正是多少男人。尚且如此。何況我呢。說罷。了。只聽又有一人走來。不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文字。聚精聚神。書中不多得者。上半寫一痴字。已盡態極妍。為能品矣。而下半寫一儒字。真令人心灰氣盡。斯神品矣。其屢云罷罷罷。則欲凡為珠為金為鳳者。皆知所止也。上半春覺。總歸一刑。書由此減。下半金鳳。總歸一嘆。書由此生。寫一探春。真令人處處叫絕。要問作者何處得來。

護花主人評曰。

小鵲報信一層。暗寫趙姨平日挑唆生事。及寶玉平日為人人所愛。寫寶玉溫理舊書。無從溫起。又時時刻刻。分心至了頭身上。妙景如

小了頭打盹。撞壁上一響。引出牆上跳過人來。不肯一筆鶻突。且與前兩回風筆窗。砵響聲。隱隱關照。

晴雯叫寶玉裝病故意亂鬧因此惹出金鳳查釐等事以致司棋及迎春之乳母等人或逐或死均受其害而晴雯亦即被逐殞命害人即以自害報施甚速

寫迎春之懦弱可憐。異時之受壻折磨。已先為描出。寫探春鋒利可畏。下同之不受搜檢。亦先為伏筆。

大某山民評曰

迎春之懦弱性情。以前並未寫過。故借金鳳事。出力洗刷一番。以此回為迎春之正傳可也。

司棋繡橋口角。鋒銳不可當。迎春能無顧忌。但繡橋僅三等丫頭。如此明慧。閨閣英才。盛哉乎斯世。

此回仍是甲寅年秋間事。

第七十四回

惑奸讒抄檢大觀園

避嫌隙杜絕寧國府

話說平兒聽迎春說了。正自好笑。忽見寶玉也來了。

觀出太上感應集因大集要繫人物寶王為一書
主自然在所必及而其來乃因柳則仍因黨也

原來管廚房柳家媳婦妹子。

也因技頭開賭得了不是因這園中有素與柳家的不好的便要告出柳家的來說他和妹子是夥計賺了平分因此鳳姐要治

不好的便又要告出柳家的來說他和妹子是

卷十

第七十四回

八

他作主。我想你素日曾勸我多一事不如省一事。自己保養保養也是好的。我因總不進去。果然應了。先把太太得罪了。而且反賺了一場病。如今我也看破了。隨他們鬧去罷。橫豎還有許多人呢。我白操一會子心。倒惹得萬人咒罵。不如且自養養病。就是病好了。我也會做好好先生。得樂且樂。得笑且笑。一概是非。且都憑他們去罷。所以我只答應着知道了。平兒笑道。奶奶果然如是。那就是我們的造化。之。自無而有謂之。造自而有無謂。一語未了。只見賈璉進來。拍手嘆道。好好兒的。又生事。前兒我和鴛鴦借當。那邊太太怎麼知道了。劉太太叫過我去。叫我不管那裏。先借二百銀子。做八月十五節下使用。我回沒處借。太太就說。你沒有錢。就有挪移地方。我白和你商量。你就搪塞我。你就沒地方兒。前兒一千銀子的當。是那裏的。連老太太的東西。你都有神通弄出來。這會二百銀子。你就這樣難。虧我沒和別人去說。我想太太分明不短。何苦來要尋事。奈何人。鳳姐兒道。那日並沒个外人。誰走了。這个消息。平兒聽了。也細想。那日有誰在此。想了半日。笑道是了。那日說話時。沒人。但晚上送東西來的時節。老太太那邊。使大姐兒的娘。可巧來送漿洗衣服。鴛鴦之。後管漿洗。使大姐兒之。母亦管漿洗。故。兩許頭來看。則知使大姐兒。即鴛鴦。即易道也。他在下房裏坐了一回子。看見一大箱子東西。自然要問。必是小了。頭們不知道。說出來了。也未可知。因此便喚了幾個小了。頭來問。那日誰告訴使大姐兒的娘了。一書奸盜財色。悉以使大姐兒。指點而特悅之。筆出之。俱深意。環小了頭。慌了。都跪下賭神發誓。說自來也不敢多說一句話。有人凡問什麼。都答應不知道。這事如何敢說。鳳姐詳情度理。說他們必不敢多說一句話。倒別委屈了他們。如今把這事靠後。且把太太打發了去要緊。寧可借們短些。又別討沒意思。因叫平兒把我的金首飾。金。又是。再。去。押。二百銀子。送去來完事。賈璉道。越發多押二百。借們也要使呢。鳳姐道。狠不必。我沒處使。這還不知指那一項贖呢。平兒拿了去。交給旺兒媳婦領去。不一時。拿了銀子來。賈璉親自送去。不在話下。這裡鳳姐和平兒。猜疑走風的人。反叫鴛鴦受累。豈不是借們過失。正在此胡想。人報太太來。鳳姐聽了。吃異。太太來有何吃。異。悲。悅。之。筆。不知何事。隨即與平兒等忙迎出來。只見王夫人氣色更變。只帶一个貼己的小頭。走來一語不發。走至裏間坐下。鳳姐忙奉茶。因陪笑問道。太太今日高興。到這裏遊逛。王夫人喝命平兒出去。平兒見了這般不知怎麼了。忙應了一聲。帶着環小了頭。一齊出去。在房門外站住。越發將房門掩了。自己坐在台階上。所有的人。一个不許進去。鳳姐也着了慌。不知有何事。只見王夫人含着淚。從袖裏擲出一個香袋來。說你賄。未事。不。能。鎮。罵。鳳姐忙拾起一看。見是十錦春香袋。也嚇了一跳。忙問太太從那裏得來。王夫人見問。越發淚如雨下。顫聲說道。我從那裏得來。我天天坐在井裏。身居故陷。是乃自道。念你是個細心人。所以我纔偷空兒。誰知你也和我一樣。這樣東西。大天白日。擺在園裏山石上。被老太太的了頭。拾着。不虧你婆婆看見。早已送到老太太跟前去了。我且問你。這個東西。如何丟在那裡。生。夏。鳳姐。面。面。到。鳳姐。聽了。也更了顏色。忙問太太怎麼知道是我的。王夫人又哭又嘆道。你反問我。你想一家子。除了你們小夫小妻。餘者老婆子們要

這個何用。女孩子們自從那裏得來。自然是那雞兒不長進。下流種子。那裏弄來的你們。又和氣當作一件頑意兒。年輕的人兒。女閨房私意是有的。你遂和我賴。幸而園內上下人等不解事。尚未揀得。倘或了頭們揀着。你姊妹看見。這還了得。不然。有那了頭們揀着出去。說是在園內揀的外人知道。這性命臉面。要也不要。鳳姐聽說。又急又愧。登時紫漲了臉。便挨着炕。雙膝跪下。也含淚沿訴道。太太說的固然有理。我也不敢辯。我並無這樣東西。但其中還要求太太想想。這香袋兒是外頭做着內工繡的。帶子連穗子。一概是市賣的東西。我雖年輕。不尊重。也不肯要這樣東西。再者。這也不是常帶着的。我總然有。也只好在私處攔着。馬肯在身上。常常各處逛去。況且又在這園裏去。今个姊妹。我們都肯拉拉扯扯。倘或露出來。不但在姊妹前看見。就是奴才看見。我有什么意思。二則論主子內。我是年輕媳婦。算起來。奴才比我更年輕的。又不止一个了。況且他們也常在園走動。焉知不是他們掉的。再者。除我常在園裏。還有那邊太太。常帶過幾個小姨兒來。媽紅翠雲。必及貴族之人而翠雲為紅翠雲之紅翠雲又及原籍人。又焉知不是他們的。況且園內了頭太多。保不住這個了。還有那邊珍大姨子。他也不算很老。也常帶過佩鳳他們來。必及貴族之人而翠雲為紅翠雲之紅翠雲又及原籍人。又焉知不是他們的。況且園內了頭太多。保不住多是正經的。或者年紀大些的。知道了人事。一刻查問不到。偷了出去。或借着因由。合二門上小兒們。打牙擦嘴。兒外頭得了的。也未可知呢。原寶一主已不但我沒此事連平兒我也以下保的太太請細想王夫人聽了這一夕話恰狠近情理詳明得一紙字而口角却是鳳姐不困嘆道你起來我也知道你是大家子的姑娘出身不至這樣輕薄不過我氣激你的話是也但只如今却怎麼處。你要發打發人。封了這個給我。瞧把我氣了个死。鳳姐道。太太快別生氣。若被眾人覺察了。保不定老太太不知道。且平心靜氣。暗暗訪察。才能得這個實在。果然訪不出外人。也不能知道。如今惟有趁着賭錢的因由。革了許多人。這空兒。把周瑞媳婦旺兒媳婦等。四五个貼近。不能走話的人。安頓在園內。以查賭為由。再如今他們的了頭也太多了。保不住人太心大。生事作耗。等鬧出來。反悔之不及。如今若無故裁革。不但姑娘們委屈煩惱。就連太太和我。也過不去。不如趁此機會。以後凡年紀大些的。或有些咬牙難纏的。拿个錯兒。擡出去。配了人。一則保得住沒有別事。二則也可以省些用度。太太想我這話何如。財色雙關正鳳之此不得王王夫人嘆道。你說的何常不是。但從公細想。你這幾個姊妹。每人只有兩三个了。頭像人。餘者竟似小鬼兒似的。如今再去了。不但我心裏不忍。只怕老太太未必就依。雖然艱難。也還窮不至此。我雖沒受過大榮華。比你們是強些。如今可以省我些。別委屈了他們。所謂王你如今且叫人傳周瑞家等人進來。就吩咐他們。快快暗訪這事要緊。鳳姐即喚平兒進來。吩咐出去。一時周瑞家的。與吳興家的。鄭華家的。來旺家的。來喜家的。現在五家陪房進來。抄檢大觀必須有求喜與小鸞同義王夫人正嫌人少不能勘察忽見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走來道之以政自必齊之以刑故必用邢氏陪房必姓王則熙鳳在其中必司棋之外祖母則

實母在其中其善保為善報轉音即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之意正從鳳處篇生發也

正是方纔是他送香袋來的。王夫人向來看視那夫人之得力心腹人等。原無二意。今見他來打聽此事。便問他說。你去回了太太也進園來照管。比別人強些。王善保家的因素日進園去。那些丫頭們不大趨奉他。他心裏不自在。要弄他們的故事。又尋不着。恰好生出這件事來。以為得了把柄。又聽王夫人委託他。正碰在心坎上。道這容易。不是奴才多話。論這事。該早嚴禁些。太太也不大往園裏去。這些女孩子們。一個個倒像受了封誥似的。他們就成了千金小姐了。見黛玉之千金小姐。如司棋之卓識。閣下天來誰敢呼一聲兒。不然就調唆姑娘們說欺負了姑娘們了。誰遂就得起。王夫人道。這也有常情。跟姑娘們的了頭。比別的妓貴些。王善保家的道。別的遂罷了。太太不知頭一個是寶玉屋裏的晴雯。那丫頭仗着他生的模樣兒。比別人標緻些。又生了一張巧嘴。天天打扮像那西施樣子。在人跟前。能說慣道。抓尖要强。一句話不投機。他就立起兩隻眼睛來罵人。妖妖調調。大不成個體統。晴雯有取兒之感。一為應矣。王夫人聽了這話。猛然觸動往事。往事二字乃恍惚。便問鳳姐道。上次我們跟了老太太進園去。有一個水蛇腰削肩膀兒。眉眼又有此像。林妹妹的。正在那裏罵小丫頭。我心裏恨看不上。那狂樣子。一生善罵。因同老太太走。我不會說得。後來要問是誰。又偏忘了。今日對了檻兒。這丫頭想必就是他。鳳姐道。若論這些丫頭。共總比起來。都沒晴雯生得好。論舉止言語。他原輕薄些。方纔太太說的。倒很像他。又恍惚又分明。我也忘了。那日的事。不敢亂說。王善保家的便道。不用這樣。此刻不難招了他來。太太賄賂。王夫人道。寶玉房裏常見我的。只有襲人麝月。這兩個秀秀的。到好。若有這個。他自然不敢來見我的。我一生最嫌這樣的人。且又出來這件事。我好好的寶玉。寶玉又何常好好。是矣。玉之宜也。也。偏或叫這蹄子勾引壞了。那還了得。因叫自己了頭來。吩咐他道。你去只說我有話問他。留下襲人麝月。伏侍寶玉。不必來。有一個晴雯最伶俐。叫他即刻快來。你不許和他說什麼。小了頭答應了。走入怡紅院。正值晴雯身上不自在。睡中覺纏起來。此病將愈。正發悶。聽如此說。只得隨了他來。素日晴雯不敢出頭。因連日不自在。並沒十分妝飾。自為無碍。及到了鳳姐房中。王夫人一見他。釵斜髻鬆。衫垂帶褪。大有春睡捧心之態。而且形容面貌。恰是上月的。那人。不覺的起火。王夫人便冷笑道。好个美人兒。真像個病西施了。五美吟中。你天天作這輕狂模樣。兒給誰看。你幹的事。打量我不知呢。言外。我且放着你。自然明兒給你的皮。寶玉今日可好些。兒晴雯一聽如此說。心內吃驚。便知有人暗算了他。雖然着惱。只不敢作聲。他本是个聰明過頂的人。見問寶玉可好些。他便不肯以實話答應。忙跪下回道。我不大到寶玉房裏去。又不常和寶玉在一處。好多我不能知。那都是襲人和麝月兩個人的事。太太問他們。王夫人道。這就該打嘴。你難道是死人。要你們做什麼。晴雯道。我原是跟老太太的人。因老太太說園裏空大人少。寶玉害怕。所以撥了我。去外間屋裏上夜。不過看屋子。我原回過我不能伏侍。老太太罵了我。又不叫你管他的事。要伶俐的做什麼。我聽了。纔不敢不去。纔去的不過十天半月之內。寶玉叫着了。

客應幾句話就散了。至於寶玉飲食起居上一層。有老奶奶老媽媽們。下一層有衆人。廂月秋紋幾個人。我開看遠要做老太太屋裏的針線。所以寶玉的事。竟不曾留心。太太既怪從此我留心就是了。既寫鳳姐一番詳辦又寫晴雯一番說辦無筆不轉無轉不裏的針線所以寶玉的事竟不曾留心太太既怪從此我留心就是了

王夫人信以為實了。忙說阿彌陀佛。你不近寶玉。是我的造化。造化在佛竟不勞你費心既是老太太給寶玉的。我明兒回了老太太再擇你。令與寶玉同居。寶玉亦因向王善保家的道。你們進去。好生防他幾日。不許他在寶玉房裏睡覺。等我回過老太太。再處治他。喝聲出去。站在這裏。我看不上這浪樣兒。誰許你這樣花紅柳綠的妝扮。此等處與訓方子諸義參看晴雯只得出來

這氣非同小可。一出門便拿手帕子握臉。一頭走。一頭哭。直哭到園內去。真寫得出而必親手這裏王夫人向鳳姐等自然道這幾年我越發精神短了。照顧不到。這樣妖精似的東西。做由竟沒看見。只怕這樣的還有明日倒得查查。鳳姐見王夫人盛怒之際。又因王善保家的。是邢夫人的耳目。常時調唆着邢夫人生事。縱有千百樣言語。此刻也不敢說。只低頭答應着。故作周旋王善保家的道。太太且請息怒。這些小事。只交與奴才。如今要查這個。是極容易的。等到晚上。園門關了的時候。內外不通風。我們竟給他們個冷不防。是說口是微言不通帶着人到各處了頭個房裏搜尋想來誰有這個斷不單有這個自然還有別的那時翻出別的來自然這個也是他的了。王夫人道。這話倒是。若不如是。斷乎不能明白。兩王意見相合即因問鳳姐如何。鳳姐只得答應着。太太說是就行罷了。王夫人道。這主意狠是。不然。一年也查不出來。再足二王相合一於是大家商議已定。至晚飯後待寶母安寢了。此老寶釵等入園時。此日入園必提王家的便請了鳳姐一並進園。喝命將角門皆上鎖。便從上夜的婆子處來抄掠起。不過抄掠些多餘攢下蠟燭燈油等物。必先以此等物作引。乃王善保家的道。這也是賊。不許動的。等明日回過太太再動。於是先就到怡紅院中。主人喝命開門。寶玉因晴雯不自在。忽見這千人來。不知為何。直撲了頭們的房門去。因迎出鳳姐來。問是何故。鳳姐道。丟了一件要緊東西。要緊東西。因大家混賴。恐怕有了頭們偷了。所以大家都查一查。去疑兒。一面說。一面坐下吃茶。王家的等搜了一回。又細問這幾個箱子是誰的。都叫本人來親自開。衆人因見晴雯這樣。必有異事。又見這番抄掠。只得自己先出來。打開了箱子。並匣子。任其搜檢一番。不過平常通用之物。隨放下。又搜別人的。挨次都一一搜過。到晴雯的箱子。因問是誰的。怎麼不打開。叫搜。衆人方欲代晴雯開時。只見晴雯挽着頭髮。闖進來。噙哪一聲。將箱子掀開。兩手提着底子。往地下一翻。將所有之物盡倒出來。真得此出是王善保家的也覺沒趣兒。便紫漲了臉。說道。姑娘別生氣。我們並非私自來的。原是奉太太命來搜索。你們叫翻呢。我們就此翻一翻。不叫翻。我們還許回太太去呢。那用急的。這個樣子。晴雯聽了這話。越發火上澆油。便指着他的臉說道。你說你是太太打發來的。我還是老太太打發來的呢。太太那邊的人。我也都見過。就只沒看見你這麼個。有頭有臉大管事的奶奶。屏前鳳

姐見晴雯說話鋒利尖酸。心中甚喜。却碍着邢夫人的臉。忙喝住晴雯。那王善保家的。又羞又氣。到要還言。鳳姐道。媽媽你也不必合他們一般見識。到要還言。搜你的。偕們遂到別處走走。呢。再遲了走了。風。我可擔不起。王善保家的。只得咬咬牙。且忍了這口氣。細細的看了一看。也無甚私弊之物。回了鳳姐。要別處去。鳳姐道。你可細細的查。若這一番查不出來。難回話了。眾人都道。盡都細翻了。沒有什麼差錯東西。雖有幾樣男人物件。都是小孩子東西。想是寶玉的舊物。沒甚關係的。完各有頭債各有主。罵來不拖不滿。鳳姐聽了。笑道。既然如此。偕們就走。再賄別處去。說着一徑出來。向王善保家的道。我有一句話。不知是不是。要抄掠。只抄掠偕們家的人。薛大姑娘屋裏。斷乎抄檢不得的。賄頭既無他處人抄掠。又無他處事是大眼目。王善保家的笑道。這自然。豈有抄起親戚家來的。鳳姐點頭道。我也這樣說。呢。一頭說。一頭到了瀟湘館中。湘館內黛玉非親戚乎。黛玉已睡了。忽報這些人來。不知為甚事。纔要起來。只見鳳姐已走進來。忙接住他。不叫起來。只說。睡着罷。我們就走的。這邊且說些閑話。那王善保家的。帶了眾人。到了了瑛房中。也一一開箱倒籠。抄檢了一會。因從紫鵲房中。搜出兩副寶玉。往常換下來的寄名符兒。一副束帶上的腰帶。兩個荷包。並扇套。套內有扇子。打開看時。皆是寶玉。往日曾用過的。諸物德一通靈寶玉。漢義兩玉合一。王善保家的。自為得了意。遂忙請鳳姐過來驗視。又說這些東西。從那裏來的。鳳姐笑道。寶玉和他們從小兒在一處。混了幾年。直注實。這自然是寶玉的舊東西。況且這符兒和扇子。都是老太太和太太常見的。媽媽不信。偕們只管拿了去。王家的忙笑道。二奶奶既知道就是了。曾在幾頭。枕邊馬得不知。鳳姐道。這也不算什麼稀罕事。撂下再往別處去。是正經。紫鵲道。直到如今。我們雨下的帳目。也算不清。要問這一個。連我也忘了。是那年月日有的了。直認不諱。意淫之計。中。這裏鳳姐和王善保家的。又到探春院內。誰知早有人報與探春了。探春也就猜着。必有原故。所以引出這等醜態。來。晚。從西。而恰合探春見地。遂命眾丫頭秉燭開門而待。勢。一時眾人來了。探春故問何事。鳳姐笑道。因丟了一件東西。連日訪察不出。人來。恐怕。八賴這些女孩子們。所以大家搜一搜。使人去疑。兒。倒是洗淨他們的好法子。探春笑道。我們的丫頭。自然都是些賊。我就是頭一個富主。如聞其聲。既如是。先來搜我的箱櫃。他們所偷了來的。都交給我藏着呢。迥不猶人言。如山。則而與說着。便命了瑛們把箱一齊打開。將鏡奩。盒盒。祇衣。包。若大若小之物。一齊打開。請鳳姐去抄閱。鳳姐陪笑道。我不過是奉太太的命。來。妹。妹別錯怪了我。因命了瑛們快快給姑娘娘關上。平兒豐兒等。先忙着替侍書等關的。關。收的收。探春道。我的東西。倒許你們搜閱。要。想搜我丫頭的。這却不能。是何等心。胸。我原比眾人歹毒。凡了頭所有的東西。我都知道。都在我這裏。聞收着一針一線。他們也沒得收藏。要搜。所以止來搜我。是又自任。與你們不依。止管去回太太。只說我違背了太太。該怎麼處治。我自去領。平日有作為。斯。其知你們別忙。自然你們抄的日子。有呢。演此時。演。錦。末。你們今日早起。不是議論甄家。自己家裏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

探春睡下。方帶着人在對過暖香塢來。彼時李執猶病在床上。他與惜春是緊鄰。又與探春相近。故順路先到這兩處。因李執纔吃了藥睡着。不好驚動。只到了媒們房中。一一的搜了一遍。也沒有什麼東西。人既宜器。又遂到惜春房中來。因惜春年少。尚未識事。嚇的不知當有什麼事故。惜春為乾之坤。年少未識事。乃指龍。勿用之意。鳳姐少不得安慰他。誰知竟在入畫箱中。尋出一大包銀鏢子來。約共三四十個。日入畫一。大觀也。一八卦圖也。其畫止一坤卦圖而已。笑為查奸情。反得賊。奸盜一。又有一副玉帶板。玉帶一。並一包男人的靴襪等物。鳳姐也黃了臉。點明曰。三四十。仍歸寶釵。巧數為。查奸情。反得賊。奸盜一。又有一副玉帶板。子玉帶。並一包男人的靴襪等物。鳳姐也黃了臉。點明曰。三四十。仍歸寶釵。巧數為。查奸情。反得賊。奸盜一。又有一副玉帶板。首罪乃搜。因我們老子娘都在南方。乾天八卦。乾在南方。今只跟着叔叔過日子。情亦跟叔過日子。我叔叔嬌子。只要吃酒賭錢。我哥哥怕交給他。他又花了。所以每常得了悄悄的煩。老媽帶進來。叫我收着的。惜春胆小。見了這個。也害怕。說我竟不知道。這了得。二嫂子要打他。好歹帶他出去打罷。我聽不慣的。鳳姐笑道。若果真呢。倒也可恕。隱然見不忍之心。義只是不該私自傳送進來。這個可以傳遞。怕什麼不可傳遞。申明陰陽。這倒是傳遞的人不是了。若這話不真。倘是偷來的。你可就別想活了。入畫跪哭道。我不敢撒謊。奶奶明日。只管問我們奶奶和大爺去。若說不是賞的。就拿我和哥哥。一同打死。無怨。鳳姐道。這個自然要問的。只是真實的。你也有不是。誰許你私自傳送東西的。你且說是誰接應。我便饒你。下次千萬萬不可。惜春道。嫂子別饒他。這裏人多。若管不了他。那些大的聽見了。又不知怎樣樣。比。嫂子若依他。我也不依。其德。鳳姐道。素日我看他。還使得。誰沒有一個錯兒。這一次二次。再犯二罪俱罰。但不知傳遞是誰。惜春道。若說傳遞。再無別个。必是後門上的張媽。即張太醫之張。是泰可卿。案中人。他常和這些了頭鬼鬼祟祟的。這些。們也都肯照顧他。鳳姐聽說。便命人記下。將東西且交給周瑞家的。暫且拿着。等明日對明再議。誰知那老張媽。原和王善保家有親。張王有親。近因王善保家的。在邢夫人跟前作了心腹人。便把親戚伙伴兒們。都看不到眼裏了。後來張家的氣不平。鬧了兩次口。彼此都不說話了。易道。正是易。畫如今王家的聽見。是他傳遞。碰在他心坎兒上。更兼到纔換了探春的。打受了侍書的氣。沒處發洩。聽見張家的這事。因攔截鳳姐道。這傳東西的事。關係更大。想來那些東西。自然也是傳遞進來的。奶奶倒不可不問鳳姐兒道。我知道。不用你說。於是別了惜春。方往迎春房內去。迎春已經睡着了。了媒們也纔要睡。眾人叩門。半日纔開。鳳姐吩咐。不必驚動姑娘。安頓迎春。省無累筆。遂往了媒們房裏來。因司棋是王善保家的外孫女兒。點明鳳姐因看他家的。可藏私不藏私。遂細看他搜檢。先從別人箱子搜起。亦皆無別物。及到了司棋箱中。隨意掏了一會。王善保家的說。也沒有什麼東西。纔要關箱時。周瑞家的道。這是什麼話。有沒有總要一樣。看看纔公道。必明周瑞。破案。在此說着。便伸手掣出一雙男子的錦襪。並一雙線鞋。所謂。打實地。又有一个小包。祇打開看時。裏面是一个同心如意。有同心如意。凡書中屢見之。金玉如意。一齊抹煞。並一个字帖兒。一總遞與鳳姐。鳳姐

因理家務久。每每看帖看帳。也頗識得幾个字了。關合一夜北風。紫詩句來應。那帖是大紅雙喜箋。真驚。便看上面寫道。上月你來家後。父母已覺察你我的意。實王瑞。但姑娘未出閣。實以。尚不能完你我的心願。若園內可以相見。你可託張媽給一信。若得在園內一見。倒比家來說話好。千萬千萬。一團樂生。千變。再所賜香珠二串。看玉。玉珠。今已查收外。特寄香袋一個。畧表我心。千萬收好。無非一心。表弟潘又安拜具。美客親人也。乃正財寶玉全照。鳳姐看罷。不怒而反樂。別人並不識字。王善保家的素日並不知道他姑娘表姊弟有這一節風流故事。見了這鞋襪。心內已是有些毛病。又見有一紅帖。鳳姐看着又笑。他便說道。必是他們寫的。帳目不成字。從頭是也。所以奶奶見笑。鳳姐笑道。正是這個帳。竟算不過來。你是司棋的老娘。他的表弟。也該姓王。怎麼又姓潘呢。王善保家的見問得奇怪。只得勉強回道。司棋的姑媽給了潘家。所以他姑表弟兄姓潘。上次逃走了的潘又安就是他。潘出舅家。則潘姓為實。潘道是真驚。鳳姐笑道。這就是了。因說我念給你聽。聽着從頭念了一編。大家都嚇了一跳。這王家的一心只要拿人的錯兒。不想反拿住他外孫女兒。明說威應大。他又氣又臊。周瑞家的四人。聽見鳳姐兒念了。都吐舌搖頭。說周瑞家的道。王大媽聽見了。這是明明白白。再沒得話說了。各為。這如今怎麼樣呢。王家的只恨無地縫兒可攢。鳳姐正說着。他抵着嘴兒嘻嘻的笑。向周瑞家的道。這倒也好。不用他老娘操一點心兒。鴉雀不聞。就給他們弄了个好女婿來了。惜黛之。周瑞家的也笑着湊趣兒。王家的無處熬氣。只得打着自己的臉罵道。老不死的娼婦。怎麼造下孽了。說嘴打嘴。現世現報。現身。眾人見他如此。要笑又不敢笑。也有趁願的。也有心中感動。報應不爽的。鳳姐見司棋低頭不語。也並無畏懼慚愧之意。倒覺可異。料此時夜深。且不必盤問。只怕他夜間自尋短志。遂喚兩個婆子監守。且帶了人。拿了贓証。回來歇息。等待明日料理。寫得恰好處。上誰知夜裏下面淋血不止。次日便覺身體十分軟弱起來。藉演山崩。即為安。遂掌不住請醫診視。聞方立案。說要保重而去。老嫗嫌們拿了方子。回過王夫人。不免又添一番愁悶。遂將司棋之事。暫且擱起。可巧這日尤氏來看鳳姐。坐了一回。又看李笸等。忽見惜春遣人來。請尤氏到他房中。惜春便將昨夜之事。細細告訴了。又命人將入畫的東西。要來與尤氏過目。入下尤氏道。這是你哥哥賞他哥哥的。只不該私自傳送。如今官監反成了私盜了。味復之。所從生。因罵入畫糊塗東西。實為國畫。正是糊塗。惜春道。你們管教不嚴。反罵了頭。這些姊妹。獨我的了頭沒臉。我如何去見人。由機之不早。昨兒叫鳳姐姐帶了他去。又不肯。今日嫂子來的恰好。快帶了他去。或打或殺。或賣。我一概不管。入畫聽說。跪地哀求。百般苦告。尤氏和媽媽等人。已都十分解說。他不過一時糊塗。下次再不敢的。看他從小兒伏侍一場。誰知惜春年幼。天性孤僻。任人怎說。只是咬定牙。斷乎不肯留着。更又說道。不但不要入畫。如今我也大了。連我也不便往你們那邊去的。是稱語。是別斷而盡。況近日聞得多少議論。當與感偏私。我若再去連我也編派。無刺尤氏道。誰敢議論什麼。又有什麼可